

QINGNIAN  
WENZHAI  
青年文摘

时光绘



早安  
流年转角终的留不  
再见 回  
旧时光里的爱恨都已

早安  
Morning, old time  
旧时光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早安，旧时光

*Morning, old time*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安,旧时光/冰点燕燕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2.4  
ISBN 978-7-5153-0579-0

I. ①早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6727号

## 早安,旧时光

---

作 者 冰点燕燕  
责任编辑 侯庚洋  
策划编辑 一 航  
文字编辑 吕 晶 肖 娴  
视觉指导 李俏丹  
版式设计 谢 滨

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8  
网 址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  
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 
电 话 (010) 57350370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 
规 格 880毫米 × 1240毫米 1/32  
字 数 120千字  
印 张 8  
版 次 2012年4月河北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53-0579-0  
定 价 18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 
联系电话 (010) 57350337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### 第五章

莫小天：

青春期的爱情只能是气球，它努力向上，一旦逃离枷锁，就会以为自由，但它不曾想到，那只是另一场结束的开始。

245

### 第四章

王姪姪：

每个人，总会有不同的方式逼迫她成长。在这个阶段，我相信我和莫小天是一样的，有那样一个男孩子，使我们各自疗伤，然后暗自成长。

184

### 第三章

汪迪南：

回头远比我当初迈出的那一步还要艰难。无力自拔，有的时候真的是种罪恶。

119

### 第二章

林染：

童年对于我来说只是一段记忆，或者只是一个标点符号。

059

### 第一章

莫小天：

如果爱情是场战争，还没开战我已经甘拜下风。

003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### 第五章

莫小天：

青春期的爱情只能是气球，它努力向上，一旦逃离枷锁，就会以为自由，但它不曾想到，那只是另一场结束的开始。

245

### 第四章

王姩姩：

每个人，总会有不同的方式逼迫地成长。在这个阶段，我相信我和莫小天是一样的，有那样一个男孩子，使我们各自疗伤，然后暗自成长。

184

### 第三章

汪迪南：

回头远比我当时迈出的那一步还要艰难。无力自拔，有的时候真的是种罪恶。

119

### 第二章

林染：

童年对于我来说只是一段记忆，或者只是一个标点符号。

059

### 第一章

莫小天：

如果爱情是场战争，还没开战我已经甘拜下风。

003



莫小天

如果爱情是场战争，  
还没开战，  
我已经甘拜下风。

第一章

Chapter 01



(一)

当林染如天将神兵般挥舞着啤酒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正在酒吧里找人。那个熟悉的背影在距我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一个拐弯钻了进来，现在却再也找不到了。这种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，昏暗的灯光，嘈杂的音乐，满屋子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。周围一堆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摇头扭屁股，我小心地躲闪着，可没走几步还是被人撞到，然后一个踉跄跌在一个光头男人的身上。

那光头男人顺势搂住我，臭烘烘的嘴巴凑了过来：“小妞，你是陪我呀，还是赔我衣服？”我哪见过这阵势，脑子都被吓得短路了，只顾缩着脖子使劲往外挤。挣脱的时候被他扯掉了包，



里面的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人们脚底下被踩来踩去，却没有办法去捡。

那男人的朋友呼啦啦围上来起哄，还有人趁势扯衣服揽腰，我都快吓哭了，周围响起了尖锐的口哨声。

我紧张地喊：“汪迪南你在哪，快点出来啊！”可那该死的音乐声掩盖了我的本来就不大的声音。光头男人那毛茸茸的大爪子都快伸到我衣服里去了，我绝望地闭起眼睛：莫小天，你完了！

这时候突然听到“乒”的一声响，一个啤酒瓶在我眼前碎掉，紧接着那男人光秃秃的脑袋上就绽放出了一朵漂亮的红花。

拽着我的爪子松开了，乱哄哄的一堆人又围上那个肥头肥脑、头顶开花的男人。我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。这时，林染化得像鬼一样的脸就出现在我面前，她使劲拽着我的手大喊：“笨蛋，快逃啊！”

在逃过第十一条街，彻底摆脱了那群人之后，她才松开我的手，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我狼狈地抱着被扯得像咧开大嘴的书包，没好气地瞪她：“有什么值得笑，看我被耍很好玩？”她抬起头时，脸上已经笑出了眼泪，用手一抹，睫毛膏和蓝色眼影混在了一起，脏兮兮的更像个鬼脸了。

我不动声色地看着她，这个浓妆艳抹的疯子，等着她笑够了我才从口袋里掏出纸巾：“你的妆花了。”她一下子收敛了笑容，迅速从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，“哎呀”一声捂起脸，躲到一旁

开始补妆。

我靠在一根柱子上边检查书包边看她往脸上涂抹东西。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浓妆掩藏着一张略显稚气的脸，原来也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。但我从没接触过她这样的女孩，我身边的永远都是听话，乖巧，背着沉重的书包，笑起来的时候还不忘用手推推眼镜的女孩。

她像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可是，为什么帮我呢？正胡思乱想，她又仰着精致的脸站在我面前。她伸出手：“我叫林染。”

我皱起眉头看着她丢了一地的湿巾和她鼓囊囊的化妆包，只好也伸出手来：“我叫莫小天。”

## (二)

我背着书包跟着林染晃晃悠悠地走在小路上。我从来都不知道这座混凝土城市中还会有如此幽雅宁静的小巷子。对于这个城市，我充满了不信任。

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，每个东西上都有一个日子，面包会过期，牛奶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我们在这个城市，就像闷在罐头里的小人儿，而罐头，也是会过期的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呢？

可林染带我来的这个地方不一样，没有钢筋水泥，没有拥

挤的车流，甚至听不到那些嘈杂的声响，红砖绿瓦的小矮房子一排排并列着，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，阳台上垂着藤蔓，随着风轻轻摇动，像婴儿的小手，好多家住户窗台上都摆着花盆，还有些屋檐下挂着鸟笼子，听得到里面有鸟儿欢快的蹦跳鸣叫。

林染跳上一个台阶踢掉鞋子，拿在手上挥舞着。她说，她以前住的地方比这里还清静，那里的路是整块整块的大石头铺成的，她经常光着脚在上面走。我没有说话，她的世界和我总是相差甚远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地方，我所呆的地方，除了鸟笼，还是鸟笼。

林染开始唱歌，她竟然在唱《国际歌》，边唱边仰着脑袋转圈，头发散落开，和扎染的大摆群一起轻轻飞舞，高跟鞋被她提在手里，随着胳膊甩过来甩过去，像极了翅膀。我抱着书包坐在台阶上，仰着脑袋眯起眼睛看着她，太阳一圈圈把她包围起来。她微笑着说：“莫小天，你过来，我们一起飞吧。”

莫小天，我们一起飞吧。

我羡慕她。小时候也曾拿着妈妈的口红眉笔涂抹过，但长大后，我从来没有化过妆。我也想穿高跟鞋，想脱了鞋子光着脚丫踩在大马路上，想放肆的哭，笑。但却不能。

我一直是个乖孩子好学生，一直都是。

林染的家就在这个小巷子里，靠南，最里面倒数第三家。她家外墙壁上画满了儿童水粉画，有叮当猫，有米老鼠。她说那是她小学时跟着一个画画的老师一起涂鸦上去的。

我小时候也爱画画，可从没想过在墙上涂鸦。在我的生活轨迹里，很多事情都是不被允许的。比如和他。

林染从脖子上取下亮晶晶的银色小项圈，把那把亮晶晶的被我以为是装饰物的小钥匙塞进了小锁里，“咔嚓”一声打开了门。她狡黠地笑着晃了晃脑袋，示意我进去。

我从没有这样接触过陌生人，可林染却吸引着我，她让我的心无法设防。

我跟在她后面进了屋子，地面潮湿却不阴暗，满屋子都是老式家具，老电视，老收音机，老唱片机，我像是走进了一家追忆时光的小店。她坐在一张摇啊摇的藤椅上，左指右指：“莫小天，你随便坐。”她家里没有沙发，能坐的除了床就是木椅，木椅上涂满了暗红色的漆，刻着漂亮的黑色花纹，一圈圈缠绕着靠背蔓延上去。木椅扶手处都已经被摩挲得发着暗暗的光。我小心地坐了下去。

什么都是旧式的、古老的，一点也不像她这个人。斑驳的旧木柜上放着一台复古的老唱片机，黑色胶碟装进去，唱片围着圆心慢悠悠地旋转，飘出了周璇的《天涯歌女》。林染坐在藤椅上轻轻晃着，跟着唱片闭上眼睛小声地哼唱，她唱歌真的很好听。唱片机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件大红色的旗袍，有着亮片，闪着光。墙壁上贴有年画，全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明星，整个房间似乎满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我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的轨道，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，

包括这个从天而降的打扮得如鬼魅般的奇怪的女孩子。我有了一种探知的欲望，但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个老座钟上时，我才意识到已经很晚了。我一下子站起来：“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”

林染从椅子上跳起来拉住我的手送我到门口：“出了门你往北走，走到第三个交叉口再往左拐，就能看到你熟悉的马路了。”我点点头转身离开，林染靠在门边大声喊：“莫小天，你要记得，我叫林染，不许忘哦！”

走过第三个交叉口时，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路牌，上面写着三个字：幸福街。

### (三)

晚饭时我跟妈妈提到了林染，她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放学不回家去酒吧干嘛？”我意识到自己说太多话了，不吭声，埋头扒饭。妈妈像是找到了一个渲泄口，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，我忙说我累了，放下筷子，回到自己房间。

她压抑得太久了，我也是。但我知道，自己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，在即将要到来的高考面前，所有人都不能容忍我犯错误。

拉开窗帘往下看，路灯还亮着，可是曾经在那里等待的人却早已不知去向，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。他像空气一样，凭空消失在我的生活里，全无征兆。电话就放在书桌旁，我使劲

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它，可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总在心里左突右撞。我实在忍不住打了过去，响两声挂掉，然后再打过去，过了好久那边“喂”了一声，我一听声音赶紧挂掉。

这是我和汪迪南的暗号。特有的，我和他的。

汪迪南的爸爸腿脚不方便，只要汪迪南在家，电话就会是他接。刚才那一声“喂”不是我熟悉的声音。他不在。

睡觉前我又开始看《李米的猜想》。自从汪迪南消失之后，每天这个时间我都会看，每次看我都会哭。我蜷坐在床上，反扣着门，关了灯，把笔记本放在枕头上，带着耳机，看着李米穿着男式大格子衬衫，胸前挂着钥匙和手电筒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粗糙的脸上满是雀斑，她指间夹着中南海，开着出租车在白天和黑夜的城市里游荡，我看着她对那些乘客念叨：“9，38，52，69……”

汪迪南刚刚失踪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说，他就像方文一样，躲在暗处，时刻拿着摄像机拍我，关注我，他也在周围用这样的方式想念自己。我走路的时候会突然停下脚步，会突然躲进小巷子里观察路人，不放过每个角落，我觉得他就在附近。可每次我都会失望。

我每本笔记后几页都写满了李米的话，同桌尹薇看到后问我：“爱一个人，你会等多久，像李米一样，四年吗？”

我摇头：“只会等四天，第一天用来等待，第二天用来想念，第三天用来回忆，第四天用来忘记。”

可是，汪迪南，很多个四天过去了，我怎么还是没有忘记你？

第二天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林染在学校门口等我。破洞的牛仔褲，半截的牛仔衣敞着，里面露出带着骷髅头的露脐背心，头发乱蓬蓬地，脑袋上还顶着牛仔头巾，没有化妆，但穿得比昨天还夸张。我没料到她知道我的学校，愣愣地呆在那，她一声不吭地走到我面前，手插在口袋里，歪着头冲我笑。

尹薇笑着向她打招呼，她拍拍尹薇肩膀说：“薇儿你先回家，我有事找莫小天。”尹薇疑惑地看着我们俩：“你认识小天？”林染在她脑门上弹了一下：“少问啦，快回家吧。”尹薇有些迟疑，但看出林染并无恶意，这才捏捏我的手小声说：“小天，林染是我表姐，坏模坏样，人却挺好。我先回去了，有什么事你俩好好谈吧。”没等她说完，林染就拽着我胳膊离开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我被她扯着，一路跌跌撞撞，“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读书？你究竟要干嘛？”

但她只顾大步向前，不说话，也不看我。

“我要回家！”我大声喊，她这才扭过头，依旧是笑嘻嘻的，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，一个烟圈悠悠地飘出来：“莫小天，你不是一直想找到一个人么？我帮你找到他了，汪迪南哦，女孩子要懂得感恩，不要不知好歹。”她眼睛里满是炫耀。

我的心开始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她怎么知道我在找人？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女孩子，汪迪南怎么会和她有什么瓜葛？我想要在她眼睛里找出答案，可林染只是狡黠地笑着，她把烟丢

在地上，踩上去用力碾了碾：“你跟我来。”她走在前面，步子迈得很大，像个男生，我不得不一路小跑跟上去。

“你怎么认识汪迪南？”“他认识你吗？”“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？”“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他？”“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？”……

“闭嘴可以吗？”林染终于忍不住了，凶巴巴地冲我吼。

我赶紧点头，闭上嘴巴。我激动得都想哭了，林染，此刻你说什么都行。

#### (四)

林染带着我来到 X 大校外，然后七扭八绕地钻进一个小胡同里。满地垃圾，污水横流，很多人把煤炉放在街道上，用砖垒砌小灶，并搭起小棚。有看门的狗看到我们闯入它的领地开始乱叫，一呼百应，整个胡同都是狗叫声，还有小孩子的哭声，杂乱的环境让我皱起了眉头。

林染是个魔术师，这座城市里不为人知的种种，总能在她的指引下，神奇地展现在我眼前。走了许久，林染终于停下脚步，她指了指一间小屋子，让我凑上去。

隔音效果不好，我很清晰地听到屋子里有人在说话，如此熟悉的声音，我张嘴想喊，却发现已经是满脸的泪水，鼻子也被堵上了。汪迪南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用力捶门，眼泪泛滥



成灾。

门开了，眼前是汪迪南惊愕的脸，他显然决料不到会在这里见到我。

眼泪迷了眼睛，我扁着嘴巴，鼻涕泡泡都要哭出来了。我等着他的欢呼，等着他喊我小天天，等着他过来给我擦眼泪，甚至等着他过来抱一抱安慰我一下。

可是汪迪南没有，堵在门口小声和我说话，甚至慌张得不敢看我的眼睛：“小天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”这时候，屋里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：“南南，是谁呀？”

我惊愕了。

林染一把推开门闯进卫生间，接着传来一个女生的尖叫声。我推开汪迪南跟了进去，那个女孩儿光着腿穿着汪迪南的大衬衫坐在马桶上，手里捧着本杂志。她看着我，我看着她，她惊慌，我不知所措。

紧接着，我听到“啪”的一声响，那本厚厚的杂志被扔在林染头上，林染捂着头蹲下，汪迪南闯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女孩捂着脸开始嚎啕大哭，我什么也没做，她却指着我说，莫小天打我。

她知道我的名字。知道我的存在。

汪迪南闯进门的瞬间撞到了我，卫生间老式门框上的大锁硌得我生疼。这时候，林染已经站了起来，挡在我前面。汪迪南挡在那个女孩面前：“你是谁？这是我和莫小天的事，不用